

打從註冊那天，系教官問起「為何要來唸牙醫」開始，幾乎我認識或接觸的人們，都善意好奇的問起類似的問題。說實在的，自己本身也不知如何才能完整的回答這個問題，如何才能令對方滿意？以我們這種大過同班同學十多歲的年紀，會在過而立之年，再重新作起學生，當然有相當的動機。其他的人動機如何，我不得而知。我之所以會來唸牙醫，卻可說是「臨時起意」，受情緒的驅使。花了二、三年的時間準備，終於考上了研究所；在自我陶醉的情況下，受到畢業於本校、正服役於軍醫的弟弟遊說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去應試。放榜後，著實煩惱與考慮了好幾天，才決定辭掉原有的工作，來當牙醫人。驚訝的是班上竟然也有二位與我情形相同的同學，論起年紀，他們還比我大。由於我們三位是班上的「先生」，所以被冠以大伯、二伯、三伯的外號。「人老心不老」的我，就這樣以「三伯」的名號被叫開了。

禮堂

開始時，很感興趣的是「重頭」的科目皆在禮堂上，心想這些課大約是採演講的方式吧！果然大約三百個學生，濟濟多士，集一堂受教。椅子坐起來，比起普通教室的還舒服，加上天氣熱時，還有冷氣可吹，雖然總覺距離老師太遠，有「師道難近」之感，但看其他同學處之泰然，毫無怨尤，心裏也就直怪自己少見多怪，人家都會抱著看「show」的心理來應付，自己卻在心裏亂噴。好幾位老師輪流上台講授，都教得很棒。偶而某位老師在黑板上寫得很多，可惜字很草，英文程度不佳的我，硬是無法判斷出是何字，想注意聽說明，卻只見老師面對黑板，喃喃自語，真有如在看沒有字幕的外國影片。偶而某位老師也會只低著頭對著麥克風直講，懶得在黑板寫個字，甚至一開始，就以slide講解，只見四週暗黑一片，台上教鞭忽指高忽指低，左右齊飛，自己硬是抓不著所講授的重點。雖然心急但環顧周遭同學，有的低頭看自己的書，有的頻頻與周公打交道，恍然之間，覺得很欣慰，畢竟還不是眾人皆醒我獨醉。如果實驗課不算的話，在禮堂上的課佔全部上課的節數一半以上。雖然不是每回上課，自己都覺得有收穫，但我還是喜歡在那兒上課。因為不管你是要閉目養神或與周公打交道，總是可以找到同好，且不用提心吊膽，更何況在天氣熱時還有冷氣可吹，在其他的教室上課那裏會有這種優待？

文化走廊

起先我不知文化走廊在那裏，後來仔細一想，才知道這個名字取得很妥當。約二坪大的空間，豎立著三個布告欄，二個是學校當局貼公佈用的，主要是貼課表。兩邊牆壁也有一邊是專貼學校的公佈用的，其餘的地方則給學生社團使用。於是乎各種社團活動的消息，就在這兒展示的琳瑯滿目，球賽、開會、郊遊、座談、演講……真是不一而足，甚至吉屋出租，舊書籍廉售及尋人啟事都曾經出現過。所以要知道學校裏發生的事，或有什麼活動，一定要到那兒報到。更有趣的是，有時某節課老師請假，學校當局並不直接通知該班，逕自寫個條子訂於該處，即算通知到了，大概算定該班一定會有學生到文化走廊去轉一圈的。其實文化走廊的告示，並不是每天皆有變更的，有時連續好幾天，告示很少變動，每天所見大致相同。只是大部分同學都似乎無形中養成個習慣，每天總要繞道去那兒看一下。就如同我一樣，每天到學校後，一定要先到那兒望一望，然後才到教室去，如果不去，心裏就好像攔着一件事沒作般的難受。不過直到現在，我仍然搞不懂，到底是因為地理位置而造成了文化走廊，還是因為有了文化走廊而造成交通要道。

教室

學校的確很小，如果沒有教室阻擋的話，大概站在前門可以看見後門。因為校地小，自然教室也少，大部份的班級上課都盡量利用各教室的空檔，造成上課場所有很大的流動性，於是下課時間，各系各班同學來來往往，煞是熱鬧。有時老師慢點下課，窗外走廊已站滿下節等著用教室的別班同學，如此連週末下午都不會感到冷清。就因如此，此只白天學生社團想來個集會找不到場所，有時想找個人較少而空著的教室看看書也不可能；而圖書館又沒有空位，此時我這末在學校附近租房的通學生，竟然不知何去何從？由於各班沒有一間固定的教室，所以每間教室黑板左右兩旁皆寫滿了各種通告：社團的集會時間、催繳作業期限、收費費、尋物啟事、考試範圍……真是不一而足；雖然不若文化走廊的內容豐富，但也相差不遠了。文化走廊告示的大都是有關於院性的活動或消息，而教室黑板上通知的則大都屬於系或班級的消息，換個新聞話語來說，前者是國內外大事版，後者則是地方新聞版。有人認為黑板旁邊牆壁有佈告欄，為何不將要通知的消息寫在紙條貼在牆上？這是因為寫在黑板，只要你在教室，就強迫你不得不看，尤其是當對上課內容感到枯燥時，你更會特別的一再瀏覽。

基礎醫學大樓

我最高興到這棟大樓上課，因為在這裏上課我永遠感覺時間過得很快，而且又不用固定坐在同一個座位上，可以隨意走動，活動一下筋骨。有時遇到看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向旁的同學請教，有問題彼此加以研究，在此可充分領略到同學之間溫馨的友情，不會像在教室上課時沒有機會寒暄，一下課又各走各的。在這裏的課都是實驗課，也許因為自己動手，不像在普通教室裏呆坐著，單靠老師灌輸，所以不感到枯燥無味，連帶著也覺得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。可是在這裏也並不是永遠輕鬆鬆鬆的，當考實驗或實物時，那這裏就是最緊張的地方了。記得考骨頭時，約三百位的同學群聚在特三教室，每個人除了忙著翻書看筆記外，有的口中唸唸有詞，有的互相請教，整個教室內人聲鼎沸，充滿了緊張的氣氛。當老師步入教室時，全室頓然鴉雀無聲，有如停電般。待宣佈完考試形式及順序後，先考的班級開始一陣後，百般無奈或一付慷慨就義氣勢，魚貫的經過通道進入另一邊的考場，後考的同學則懷待「宰」的心情，留在特三教室，繼續隨時問掙扎。考場內，則緊張氣氛更是達於極點。於門外，只見場內同學隨鈴聲滿場飛奔，搖頭捏耳者有之、皺眉蹙腳者有之，時而心領神會，時而苦思不解，得意與失意之表情瞬間交錯轉換。全場只聽見索命之鈴聲後伴隨著急促沙沙的脚步聲，氣氛真夠令人有窒息之感。輪到自己進入時，已不知心跳加速多少。隨著鈴聲飛速跑進頭，喘息未定，剛欲提筆寫第一題答案，則鈴聲又響，後進的同學已把我擠到第二題。驚魂未定，剛看清題目，摸到骨頭，要命的鈴聲又響了，只得滿心不願意的轉到下一個椅子。轉轉停到休息站，想補寫前面的答案，卻腦筋呈真空，想不起來了，真是徒呼奈何！鈴聲不停催催人，輾轉前進復輾轉，緊張的心情，配著茫然的眼神，伴以急促的脚步，終於流轉至交卷處，進入考後休息室，心神甫定，有大獲解脫之感，回想答卷內容，竟不知所答。這就是基礎醫學大樓不輕鬆的一面。所以這裏是同學們歡懼交織的場所。